

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,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,值得倍加珍视、更好传承发展。甲骨文研究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。记者走进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(以下简称“复旦古文字中心”),探访甲骨文的当代知音,了解这项“冷门绝学”的研究和应用现状,以及甲骨文背后的历史思想、文化底蕴。

——编 者

文字诞生的那一刻,如同劈入混沌世界的雷电,照亮了蛰伏的文明。自此,万物灵长的智慧突破时空加速传承,这是亘古未有的奇观。

商朝晚期,中国形成了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。彼时,商人好问,问天问神问祖先。王室为了占卜和记事,在龟甲兽骨上契刻文字,称为甲骨文。

会与不会,能与不能,吉与不吉……在商人看来,答案蕴藏于此。卜问的内容,刻在卜兆的旁边,即甲骨卜辞。西周以后,这种传统渐趋式微,卜用甲骨上的文字就难以见到了。

直到1899年,沉睡已久的远古密码只是发出微弱的信号,就被清朝金石学家王懿荣敏锐地捕捉——一片甲骨惊天下,打开了紧闭3000多年的文明大门。百廿年来,几代学人如老吏断狱、神探破案,从历史的缝隙中探求线索,考释出伧屈骛牙的文字逾千个。

而今,前人留下的未释甲骨文字仍有2000多个。幸运的是,从祖先的心灵流传到后人的指尖,甲骨文遇见了当代知音,一批潜心破解古文字的学者不断释读出新字,使“冷门绝学”焕发新活力。

“完全考释”之难堪比发现行星

曾有学者说“释出一字,好比发现一颗新的行星”,可见研究古文字的难度。

正因为难,中国文字博物馆近年来几度发出甲骨文破译“悬赏令”,单字奖励10万元不等。复旦古文字中心有3位学者获奖,成为目前“揭榜”最多的科研机构。

考释,就是找寻某个字的前世今生、以及与其他字的未了情缘,该中心团队的代表陈剑教授喜欢如此比喻。他近年破译的,是此前完全不认识的两个甲骨文字形,即“微”字古体的另外两种写法。

《说文解字·支部》中记载:微,通也。甲骨文有一已识字,弯曲的手指代表用力,撤去礼器鬲,以此表示“微(撤)”。论证发现,这个字在演化时发生了两个变化:用力的手变作“支”,同时添加了代表行动的偏旁“彳”。新释出的字形,左旁则为“示”上有“贝”或“血”,是“微”的表意字。

这在古文字演变中属常见现象。该字本有“微去祭器或祭品”之意,传世先秦古书中就有“既祭,令微”等说法。最后变成“微”,简化汉字写作“彻”。

由此不妨想象,3000多年前的一次祭祀,肉在鬲中烹煮,热气蒸腾,商人虔诚膜拜,献给祖先。如今,这些陈列在博物馆的器具,看似悠久古老遥不可及。但透过与隔相关的“微”字,仿佛看到每件器具曾经的使命,背后承载的王朝气象和生活情境重现眼前。

“其实,这并非我最有成就感的破译。”陈剑自谦地认为,此次技术难度不算高。但背后则是数十年积累的功底:既要谙悉甲骨文字形体的笔画特征,全面梳理用字情况,又要深入把握已识字形的演变序列和规律,用动态的眼光审视,从已知推导未知。

采铜于山,抽丝剥茧,陈剑视作智力上的享受,是自己经常一个人玩的“游戏”。平常走路、排队,总有些零碎时间,看见某些字词便能想上半天。“给一个字,我就能想到很远。考释就是把字词织成一张大网,看能联想起多少。”

当然,实现“完全考释”,除了字形考订,还需辞例解释。把考订结果放到所有的甲骨卜辞中通读,如果辞意顺畅、了无滞碍,则证明是可靠的。从收集资料到比较各家之说,步步论证驳难,最后被认可征引,收入辞书,一路跋涉。

甲骨文考释更像自然科学,需要确凿证据,发表用时极长。如陈剑2019年写成的《甲骨金文用为“避”之字补说》,初稿写于2010年。这类文章资料详赡,引证宏富,有的字数达7万之多。一些聚讼纷纭的议题,经他研究,往往有流然冰释之感。

外人看似枯燥,他则乐在其中,半夜里时常灵光一现。早年间,床头总少不了铅笔,当灵感突袭就立刻写在墙上,待天明再细细整理。“读着自己写过的文章,觉得很嗨。”说到这里,陈剑笑了。漫长,何尝不是一种浪漫。

史学家李学勤认为:“古文字学的基础工作仍应以释字为首位。字不能释读,很难谈到其他研究。”百廿年来,考释条件成熟的甲骨文渐次释出。

1903年,刘鹗在自行刊布的《铁云藏龟·自序》中轻轻松松认出40余字,其中30多字是正确的;1904年,孙诒让得到《铁云藏龟》,“穷两月力校读之”写就《契文举例》,又释出185个字。

其后,经罗振玉、王国维、郭沫若、于省吾、唐兰、李学勤、裘锡圭等名家接续努力,约1/3的甲骨文得以考释。余下的,都是“硬骨头”。如“酉”字加几个斜点,出现上千次,至今未有确释。

行过千山万水,眼前豁然开朗。目前,全世界专攻甲骨文的学

『冷门绝学』焕发新活力——当甲骨文遇见当代知音

人民日报记者 黄超



的钻凿。“卜”的一声,甲骨的表面显现出不同的裂纹……

作为中国最早的气象记录,这段卜辞弥足珍贵,收录于《甲骨缀合汇编》第776则。然而,其材料原本残缺太甚,后经拼接方才破镜重圆。

甲骨出土,中华文化立即与殷商接通了血脉,这是后人追溯千年文明的拼图。遗憾的是,当时正值晚清,国力衰弱,收藏者把它作为私产,另有许多流落国外,导致研究支离破碎。

甲骨出土,中华文化立即与殷商接通了血脉,这是后人追溯千年文明的拼图。遗憾的是,当时正值晚清,国力衰弱,收藏者把它作为私产,另有许多流落国外,导致研究支离破碎。

残片俯拾皆是,而复旦古文字中心研究员蒋玉斌便是大海捞针的人。记载天气的这版甲骨,就将蒋玉斌缀合,“烈风”的“烈”字也是他考释的。

现实中,研究者很少亲手持着残片按图索骥,大多依靠拓片及实物照片汇编的资料。买书,读书,再买书,蒋玉斌的研究室被堆满了,几乎无处下脚。龟甲和牛肩胛骨标本则是案头必备,他时常观察摩挲,对相关部位了如指掌。

这些年,他翻了数十本解剖学书籍,还炖过不少牛肩骨,观察血管进出骨头形成的痕迹,及其在拓片上的呈现。“讨论甲骨文文本的物质性,看实物形态与卜辞的关系,收获很多。”

如何判断缀合成功?这不仅要求形状严丝合缝,正反两面纹路相同,字体、风格、内容也须契合。多年来,相关学者接续完成7000多组缀合。这些甲骨实物和公开材料,早在他们头脑里形成了数据库。

而作为一门活的学问,甲骨研究是变动不居的。这些年,安阳师院“殷契文渊”,河南大学“缀多多”、首都师大“校重宝”等平台 and 小程序陆续上线。通过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集纳、研判、拼合,逐渐由学者的构想变为现实。

6600余条、300万次访问,复旦古文字中心“缀玉联珠”甲骨缀合信息库在今年初上线,将缀合情况、出处等资料汇于一处。“不少学者费心整理,却发现前人已有成果。我们持续更新,就是希望方便大家,避免这类情形。”项目发起人之一、博士生杨熠说。

于初学者,第一片缀合很重要。每隔一周,蒋玉斌就手把手指导年轻弟子,往往是五六个小时。前不久,他与学生在课堂讨论时发现吉林省博物院公开了一批残片彩照,师生兴奋不已。新的缀合很快出来了。“一旦发现缀合,大多数容易验证。成就感让人欲罢不能。”

这种心情也许一般人难以体会。但缀合研究,像是连接时空的桥梁。有些“断烂朝报”的旧材料,一经缀合,价值倍增。最有名的,要数王国维的一则缀合。

对于《史记·股本纪》中的商王世系,当年的学者大都半信半疑。1917年,王国维拼接残骨,形成一条比较完整的世系卜辞。对照后证实《史记》所载大体可信,也纠正了其中个别谬误。

自此,“东周以上无史”的观点不攻而破,中国的信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。诚如郭沫若所言:得见甲骨文字以后,古代社会之真实情况灿然如在目前,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中的各种社会机构和意识才找到了它们的源流。

一片一片缀合,一代一代钻研,哪怕只拼接两张残片,也可能激活背后的古老基因。古老神秘的王朝,不再是典籍中的虚影,甲骨上的符号生动地出现在人们面前,成为中华文明的标注。

一个字就是一部文化史

2月,殷墟博物馆新馆对外开放,绿松石嵌文字、记录捕猎巡视的一件甲骨引人注目,这是我国博物馆现存的孤品。新馆不远处就是殷墟遗址核心区,一脚踏越3000年,观众仿佛与先人呼吸相间。回望汉字“家谱”的开头,真是意味深长。

陈寅恪曾说,“凡解释一字即是一部文化史”。假如没有文字及传承,我们对过去将一无所知,万古如长夜。从这些“商朝日记”可以看到,古人宴饮娱乐、坐车出行,还有战争的过程和结果、天气对农事的影响,等等。

除了还原历史的面貌,我们的文字之所以伟大,就在于能看出我们的文化。甲骨文是商朝祖先留下的最宝贵遗产,他们以细致的观察和惊人的想象,将日常生活中的所见、所为、所感转化成字符,蕴含了后代的主要造字方法。

复旦古文字中心主任刘钊说,甲骨文中有很多象形字和会意字,不少保留着早期形态。这是“远取诸物,近取诸身”的手段,记录思想文化的载体。从中,可以体会古人造字时的立意——

“得”字像手持贝,表明古代的“贝”为宝物或用作货币。“监”字是人用器中之水照面的形象,古人有以水为镜的习惯。“保”字像一个大成人背着一个孩子,从大人角度是保护,从孩子角度是依仗,蕴意丰富,又充满人情味……

不仅如此,一些甲骨上的文字,具有稳定而富张力的结构,采取了近似毛笔墨书的刻铭方式。用笔、结字、章法,颇具法度。拙朴的刻痕演变出篆隶楷草,后世书法的各种元素,在这里可以找到源头。

“我们能读懂几千年前的古字古书,全世界独一份。”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葛亮说。甲骨文是世界古文字中唯一流传至今的自源文字,其他如古埃及圣书字、古巴比伦楔形文字等,由于使用人群和文化遭遇剧变,最后成了“死文字”。

“传于异地,留于异时”,以甲骨文为源头的汉字,是中华文明从未中断、与之相辅相成的结晶。2017年,甲骨文入选“世界记忆名录”。

显而易见的是,作为集体记忆,甲骨文遇见了更多当代知音:

有网友制作文字表情包,将甲骨文绘成动画,再现祖先的信仰,还有爱好者通过短视频说文解字,被粉丝催更。

在甲骨文的故乡安阳,人们在书房画室里练字,体验甲骨文书法艺术,使转提按,流畅婉转。游客一出高铁站,道路、商圈、文化空间,都沉浸在甲骨的世界。

……如果你是教师,请组织学生上一堂生动活泼的语文课吧,讲解汉字的起源。

如果你准备旅行,不妨到博物馆看看殷墟甲骨,见识一下震惊世界的古老文字。

甲骨文,像无法言传的老人望着我们,仿佛有很多话想说。她从历史的拓片间复原古老文明尚且年幼的面目,回答着那两个永恒的问题——我们从哪里来,要到哪里去。

- 商周文字和秦文字中的“微”。
 - 善夫吉父鬲,现藏于中国文字博物馆。
 - 杨熠将吉林省博公布的甲骨与以往材料(黑白拓片)缀合的新成果。
- 以上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据人民日报

你知道养蚕缫丝技术是如何传到新疆的吗?

玄奘在他的《大唐西域记》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:千年前,于阗原本并没有桑蚕,听说东方大国有关桑蚕,于是,派出使臣前往相求。然而,当时东方大国发布命令,蚕种不得出境。于阗王只好想出一个迂回办法,派人送去大礼,请求与东方大国联姻。得到允许后,于阗王在派使者迎亲时告诉使者,“你等一定要告诉公主,我们这里没有桑蚕种子。如果公主以后想穿绸服,就请她把桑蚕种子带来吧。”公主听到这话,便悄悄把蚕种藏在自己的帽子里。到了边关,军士搜遍了所有人的身上,只有公主的帽子不敢搜查,蚕种就这样被带到了于阗。

这一故事是否真实存在?1900年英国人斯坦因对和田地区策勒县之路南道,曾经是连接中原与中亚、西亚等地的重要通道。“结合尼雅遗址和唐代库木拉巴特佛寺遗址出土的蚕茧,以及热瓦克佛寺遗址北发现的唐代于阗文租赁桑树文书研究分析,中原的养蚕缫丝技艺在公元三世纪前后就已经传到西域,并且成为于阗人生活中的部分内容。”张杰杰说,蚕丝传入于阗,又历经数百年发展,便有了艾德莱斯。

艾德莱斯意为“扎染”,它是喀什、和田古代居民吸收中原丝绸织造技艺后,创造出的新技法。扎染是丝绸上色的关键,中原的传统工艺是先纺织后染色,艾德莱斯则是采用先染色后纺织的工序,使其图案轮廓形成自然光晕,不同颜色交织错落,极具层次感美。

数百年来,艾德莱斯不仅流行于西域,还销往中原,如今已走出新疆,走上国际舞台。它在与各种服饰文化碰撞、融合中,焕发着勃勃生机。

艾德莱斯意为“扎染”,它是喀什、和田古代居民吸收中原丝绸织造技艺后,创造出的新技法。扎染是丝绸上色的关键,中原的传统工艺是先纺织后染色,艾德莱斯则是采用先染色后纺织的工序,使其图案轮廓形成自然光晕,不同颜色交织错落,极具层次感美。

数百年来,艾德莱斯不仅流行于西域,还销往中原,如今已走出新疆,走上国际舞台。它在与各种服饰文化碰撞、融合中,焕发着勃勃生机。

行走在戈壁深处的烽燧看护员

石榴云/新疆日报记者 刘萌萌

5月26日7时多,穿上黑色冲锋衣,戴上帽子与口罩,全副武装后,尉犁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(文物局)野外文物看护员吾甫尔·库尔班就驾车出发了。

沿孔雀河北岸一路前行,越野车穿越戈壁、大漠、沙滩、盐碱地……90公里车程后,吾甫尔来到位于尉犁县东南方向的罗布泊荒漠无人区。不远处,一处大型红柳沙滩上,屹立着一座梯形的烽燧。踩着脚下的碎石,避开拦路的红柳枝,吾甫尔徒步向高处攀爬,如同往常一样巡护烽燧四周的情况。

“这是唐代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,高约9.8米,修筑于孔雀河北岸的一处椭圆形红柳沙滩上,是由烽燧本体、居住房屋等建筑构成的一处军事设施。”吾甫尔说,尉犁县有62处文物保护单位,其中2处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——孔雀河烽燧群(包括11座烽火台)和营盘古城遗址,这些都是他和同事巡护的对象。

1996年,学习地理专业的吾甫尔大学毕业,成为尉犁县一名看护员。第一次踏入孔雀河流域巡护时,这片无人区便给了他“下马威”,“当时我惊呆了,站在烽燧上眺望,到处都是戈壁荒漠,没有人烟,也没有信号,寂静得只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。”

孔雀河烽燧群自营盘古城遗址以西沿孔雀河北岸呈东南—西北分布,烽火台最小间距为5.5千米,最大间距为22.7千米,分布线长达150千米,与丝路中道高度叠合,是丝绸之路楼兰道上走向清晰、相互关联并形成系统的军事预警设施,更是连接西域与中原王朝之间的重要载体。“巡护11座烽燧下来,最少也需要一两日,有时遇到突发情况,一周都回不来。”吾甫尔说。

巡护工作是个苦差事,更何况大多数烽燧地处罗布泊荒漠无人区,春夏蚊虫肆虐,秋

冬严寒难耐,昼夜温差大,被新疆考古界称为“上甘岭”——环境最艰苦的地区之一。“我记得有一次巡护途中,刮了一场大风,风中夹杂着沙粒,刮得人眼睛都睁不开,只能捂住口鼻躲在沙丘后。等大风过后,我们手脚并用爬起来,发现很多沙包完全变了模样,原先的路消失了,只能通过观察地貌和植被来辨别方向。”吾甫尔说。

除了巡护工作,这些年,吾甫尔还多次参加考古挖掘任务和流散文物的抢救性保护工作。2019年,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项目,吾甫尔也参与挖掘工作,“当时为了方便工作,考古团队在烽燧附近搭起临时营地,靠近河边,蚊子多,个头又大,经常一觉起来,满身是包。我们还要定期去90公里外的县城买菜、水等生活用品。烽燧四处都是盐碱滩,一脚下去一个坑,车来回走几次,车辙就压出了松软的凹槽。没办法,只能去河边割下芦苇,扎成捆、铺在路上,车才能开出去。”

2022年3月31日,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入选“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,得知消息后,他高兴得像孩子似的围着烽燧转了一圈又一圈,仿佛不够一样,“小时候觉得这些就是残缺破烂的土堆、断墙,一点都不起眼。参与挖掘保护工作后,看专家们一点点揭开历史,现在我越来越明白它们的宝贵。”

当年5月,吾甫尔被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评为“新疆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”。为进一步增强新疆文物安全防护力量,自2017年起,自治区每年安排专项资金,建立950名野外文物看护员队伍,负责重点野外文物日常巡护。像吾甫尔这样的看护员,尉犁县有17位,常年忍受孤独,与风沙为伴,守护着烽燧。

据新疆日报